

# 风筝

文  
月  
华

春天来了，鸟语花香让人心动，阳光明媚让人温暖。趁着周末到北固湾看游人放风筝玩，仰着脖子，顺带治疗了颈椎病，望着天上各式各样的风筝，我的思绪飘向了过去的岁月。

因为父亲热爱戏剧，从小到大跟着他看了很多戏，戏曲舞台上演绎的爱恨情仇让我迷恋编故事，戏曲演员的念白和唱词让我迷恋诗歌，这些都是我日后文学创作的基础和营养。至今还记得失恋后创作的第一个小小小说，就是将初恋男朋友比作蓝风筝，他为了心中的梦想，不管不顾地往外闯，自由自在地朝天上飞。他爱我，却不能一直陪我卿卿我我，不能整天花前月下，因为他的梦想在蓝天。我爱他，就应该学会放手，因为真正爱一个人是全心全意付出，而不是自私霸道地占有。

梅兰芳先生早年演过昆剧《风筝误》，大意是说有一丑一俊两个少年公子，丑的姓戚，俊的姓韩，韩公子的父母双亡，从小就在戚家抚养长大，隔壁住了一家姓詹的，也有一丑一俊两个女儿，丑的是大娘养的，俊的是二娘生的。故事是由风筝引发的，开始是戚家放的一只风筝落到了詹家，打这儿就曲折折地发生了许多误会，结果是丑的嫁丑的，俊的娶俊的，配成了两对夫妻，所以叫做《风筝误》。自然啦，俊的一对夫妻的才学品行，都比丑的一对要高得多。如果配错了，台下的观众就会不痛快了。作者是用一种诙谐轻松的笔调，描写当时

盲婚的危险性。可能他看到过一桩盲目的婚姻，将错就错，造成了两对怨偶，他把事实翻转过来写成这样一个传奇，借此发泄他那一肚子的不平之气。

刚参加工作时，单位里有个爱好文学的同事，他强烈推荐黄蓓佳的《新乱世佳人》，我读过之后觉得不错，又花时间看了根据小说拍的同名电视连续剧。小说开头，女主人公董心碧的孩子们在城外墙根底下放风筝，却意外地看见父亲带着戏子坐在黄包车上招摇过市。这段文字让我感到家中有位负责任、肯担当、有爱心的爸爸是多么重要。民国很多知名人士都是渣男，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，不是忙着娶几房小老婆，就是烟花柳巷，寻欢作乐。被他嫌弃的黄脸婆，家中的原配白天要侍奉公婆，做家务带孩子，夜里独守空房，负心的男人就像那断了线的风筝，一点也指望不上。

十年前看过一部让我念念不忘的好小说，阿富汗作家卡勒德·胡赛尼在《追风筝的人》里用平实的语言，像和老朋友聊天一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灵魂救赎的故事。相信读过这本书的朋友都会被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深深感动，每当风筝起飞之际，无论它意味着什么，请勇敢地追，为人也为己。

曹雪芹的祖上因为和皇帝的关系好，他是标准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公子哥，可世事无常，遭遇灭顶之灾的抄家后，大富大贵的生活只能在

梦中回忆。最凄惨的时候举家食粥度日，为了生存下去，曹雪芹凭着一双巧手，扎纸风筝到集市上出售，他扎的风筝不同于一般匠人，他爱在风筝上作画题诗，赋予了风筝以深厚的文化内涵。曹雪芹除了创作出旷世巨著《红楼梦》，还写了一本关于风筝制作工艺的书《南鹞北鸢考工志》。据书中记载，风筝制作讲究“四艺”——扎、糊、绘、放，也就是从设计图纸，劈竹下料、扎制骨架、绘画、裱糊净边、安装提线、最后放飞。

山东潍坊风筝节在每年四月的第三个周六举行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赛，是我国最早冠以“国际”并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大型地方节会。从1984年开始，迄今已成功举办过三十八届，是我国四大群众文化之一。

去年四月在电视新闻上看到风筝节期间盛况空前，推陈出新的风筝刷新了我的认知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飞禽走兽、植物花卉、古今中外的名人故事、飞机大炮坦克，大到腾云驾雾的长龙，小到嗡嗡叫的小蜜蜂……总之，你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化身为风筝在空中随风摇摆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。桃红柳绿的春天正是放飞风筝的好时节，那么还等什么呢？趁着炎热的夏天还没来，赶紧穿上漂亮的春装，出去放风筝吧。

便顺山上转一圈。俗话说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遇到仲老，更感到这里民风朴素，算是来对了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今后他们也要加入清理道路的队伍，让自己也为群众多个锻炼的地方。仲老回答道：本来自己只想清理一条自己上山锻炼的路，现在人多可以清理更大面积了。其实清路面也不太难，别看路上铺满了藤叶子，没几棵藤草根，用力拔除就没事了。说着都哈哈大笑起来。为了尽快完成清理工作，他们划定了各自完成除草目标地段，并定在“五一”劳动节上午九时双方会合，趣称为“井冈山会师”。

一天傍晚，仲老完成当天任务准备回家，由于腿脚蹲的时间长了些，刚站起来跨步，竟将右脚崴伤了，正休息着，老伴打来手机：“老时间到了，早点回家休息，明天还要干”，“马上到家了！”

三青年每次收工下山回家，都要到仲老那边望下，当得知仲老脚受伤，行走不便，赶紧背着仲老，将他送回家中。

“五一”这天，他们胜利会师。向山上放眼望去，有好多登山游玩人群。街道办事处得知情况后，赠给他们“助人为乐”的锦旗。

## 一树榆钱摇春光

文/钱国宏

大概就是节气的缘故吧，北国的榆钱总是晚于南方绽放。春雨过后，榆钱便像羞涩的孩子悄然摇曳于枝头了。

一场透雨过后，料峭春风扑面而来，榆树开始泛青。不过此时的枝头依旧光秃秃、了无一物，一如仗剑四海、绝尘而去的孔武勇士。三五日的工夫，枝头便魔术般“点”出了一溜溜枣红色的小蓓蕾，米粒般拱满了枝条，有如群蚁排衙。正不知何物间，阳光朗朗地一照，微风暖暖地一吹，“米粒”们便在一夜之间突然“哗变”：吹裂了芽苞，绽出朦胧的翠绿，怯怯的小叶片从一个个“米粒”中伸展出来，虽有些羞涩，但却掩饰不住内在的勃然生机。不消一两日，小叶片便长胖了身子，长亮了额头，长笑了脸庞，变成了一朵朵细小的嫩芽组成的柱状花朵，仿佛微雕大师笔下的翡翠，细密、整齐、精致而又富有韵律，摇曳在枝间，洋溢着一种生命的美好，透着一种焦急和新奇。这便是榆钱的“初出茅庐”了。

此时的榆钱正将蓄积了一冬的生机尽情绽放，因而愈显势不可当。

果然，一两日不见，它们便出落成胖嘟嘟、肥乎乎、绿莹莹的花瓣模样了——而此时，枝头的叶子尚无踪影，榆钱抢占了春光，抢占了先机。一串串鹅黄、嫩绿、心形的榆钱，汁液饱满，紧紧相拥，密实，丰满，就那么无穷无畏地挺直了腰肢，一股脑儿显现出

最佳的生姿，缀倾了枝头，压弯了枝条，圆圆的花瓣如龙鳞，似钢片，若松塔，在阳光下晃动着簇新的身形，无风时，静如淑女；风起时，动如顽童，晶莹剔透，鲜绿可人，将枝丫点缀得既臃肿又富有生气。

莫小看了这些“月科”里的花瓣，正是它们长成了在《诗经》《庄子》中千百年脉脉放香的“榆钱”，也正是它们邀来了一树的清香和一季的春光。那些数不清、看不够的花瓣，以一缕缕淡淡的幽香，引来了鸟们婉转啼鸣，引来了榆树下的人流如鲫，人影幢幢——大人孩子仿佛一时受到了某种冥冥中的召唤，放下手里的活计，奔到树下，上树、跳跃、拽枝，捋一把榆钱放入口中，大快朵颐。榆钱入口，清爽滑溜，淡淡的清香混着隐隐的微甜，在舌尖流连不绝，让人齿颊留香，欲罢不能，“杯盘饬粥春风冷，池馆榆钱夜雨新”，全身毛孔滋发着春天的鲜嫩和清新呢！“自下盐梅入碧鲜，榆风吹散晚厨烟。拣杯戏向山妻说，一箸真成食万钱”，榆钱入饌是一件很惬意的事，不论大江南北，似乎都有这样的食俗。将榆钱洗净，剔除脏物，做成“榆钱饭”“榆钱粥”“榆钱汤”“糖拌榆钱”“榆钱炒肉片”“榆钱蒸菜”等，有健脾安神、清心降火、止咳化痰、清热利水、杀虫消肿的功效。

也许是口腹之欲甚于观赏之趣吧，谈到榆钱时，人们往往会想起它的味道、它的营养，而极少有人能留意和欣赏它们生长的过程，它们艰难的生理“涅槃”。这不是榆钱的过错，而是人的忽略。



## 清路

文  
陈  
锦  
江

老仲从部队退役回到家乡务农，后经朋友介绍，在一家林场当护林员，直到退休。现在仲老虽已满头白发，可精神矍铄，不爱好打牌下棋，在家闲着无事感到闷着，喜欢上山转悠跑跑。

这天，仲老去城西凤凰山开放公园，沿着公园广场台阶攀上山。这公园合山而建，山高四十多米，台阶方圆两华里。仲老踏上台阶爬了三十多米，便没有纵向朝前走的道路，变成横向大道，向左右环山延伸，只是路面已被两旁长出的藤草遮盖。

公园建成已有十余载，没有专职清扫员工。这路面杂草，是当时改造道路时，没有将原山体上藤草清除，在改建道路时，栽植的花木里裹进小的藤根，长大爬到路上，成了绊脚草。很多游玩的人想上山一睹风采，遗憾不再向前。以前曾有志愿者想去清理，后来因疫情影响而被搁下。

仲老因不能上山扫兴而叹惜：“山上优美风景不能游览，实属资源浪费。”那天晚上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想，上班时爬山路习惯了，没山爬闷得慌，人到老年不活动，体质会下降，容易患病，会给子孙带来麻烦。他突然心头一动，没人清除山路上的杂草，我自己去，这也算是做善事。

第二天，他挎上背包，带

了水杯和半导体收音机，戴着手套，拿了镰刀和扫帚去清理。如今正是阳春三月，干了一个多小时身上便已出汗，他脱掉棉衣继续干。伴着和煦的春风和收音机传出的红色歌曲，感到一阵舒畅：做好事也是一种享乐。

下午，有三个青年登山，看到仲老捧在一旁的棉衣，身上冒着热气，弯着腰在路旁清除藤草根，便搭讪起来。一个高个子黝黑脸庞青年说道：“老师傅，你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呀！”“你们做啥的？”一个胖青年递过去一支香烟并为他点着，双方各自介绍起来。

仲老说，他和老伴及儿子全家共三口人，儿子大学毕业在省城工作。他干护林员几十年，养成了爬山活动的习惯，老伴心善，支持他：“人一辈子要做点好事！”

三位青年告诉仲老，他们在离公园广场五百米开外开店，共有三户，两户是山东人，做润滑油和各种油脂生意，也算是山东特色；另一户是安徽安庆人，将那里的胶带生意带过来。从网上得知信息，这里交通方便，适合他们生意。去年不约而同地过来，生意做得不错，三家人相处得也和谐。主要是上午的生意，下午轻淡些。他们仨都有跑步锻炼的习惯，下午妻子照顾店里业务，他们便有时间上山活动。初来乍到，感到山道不好跑，